

續金華叢書



續金華叢書



雲谿圖

一
袁勵準



甲子春康宗校
子永胡楸鏐

雲谿稿

續金華叢書

宋 呂皓 撰

上孝宗皇帝書

臣聞言動之過而非故爲之此士君子之所不免而王法之所宜宥也父兄之難而不能以死救此天地之所不容而王法之所宜誅也宜宥而不獲宥宜誅而不及誅是雖匹夫之幸不幸猶螻蟻之自生自死於天地之間固無損於造化之功也然一夫之不獲尙足爲至治之累自昔聖人在上蓋甚憂之凡下民之微有一不平而義激乎其中莫不使之朝聞而暮達不啻如家人之相與以情通焉嗚呼父子兄弟之際天下之至情也以不獲宥爲不幸而自幸其不及誅揆之常情猶不能以自安况夫至情所在渾然一體無所間斷庸可以幸不幸爲區別坐視而弗之救畏一死之輕而廢大義之重不一仰叩天闕以庶幾一悟而甘自投於不孝之域也耶臣竊之永康人世修儒業而未有顯者於是臣父縱臣之兄與臣宦學於外以從四方

之士游而求光其先業焉中間郡縣旱暵相仍聖意軫念赤子無以爲生也降詔捐爵勸諭富室出粟以賑之臣父慨然動心令臣首出應命旣而朝廷雖特授臣以一官臣不佞自少稍有立志不忍假父之資以食君之祿于茲三年矣去年之冬獲從羣士貢于禮部未能以遂其志而仇人怨家所競不滿百錢至誣臣之兄以叛逆誣臣之父以殺人叛逆天下之大獄也殺人天下之元惡也非至棘寺終不能以自明一門父子旣械繫而極囹圄之苦獄告具而無纖芥之實卒從吏議以累歲酒後戲言而重臣兄之罪搜抉微文以家人共犯而坐臣父之罪夫酒後果有一二戲言而豈有異意此所謂言動之過而非故爲之者也深山窮谷之中華門圭竇之下一時之戲言固不宜盡律以文法而醉酒飽德有士君子之行亦非所以及於閭閻之細民也今以深山窮谷華門圭竇之戲言而至上瀆九重之尊則幾於失朝廷之體矣且仇怨告訐之情累歲不可知之事所不應治也有司今獨受而窮究之則幾於畏告訐之風矣子實有罪則子受

之固也。搜抉微文，以致其父則忠厚之意亦少損矣。昔漢女緹縈上書自乞爲官婢，以贖父罪，猶足以感動文帝之聽。臣不佞亦嘗聞義矣。父兄不幸，誤入於罪，而有司一致之以法，則上以失朝廷之體，下以畏告訐之風，而損忠厚之意，所關如此其大也。乃不能乘是略出一言，以動天聽，寧不愧死於一女子乎？臣重念士之求仕於時也，亦將以行其志。云爾。今日閨門踐履之基，卽異日朝廷設施之驗也。平居父兄落難，乃庸懦顧惜，不能自出死力而哀救之，是無父也。天下豈有無父之子，可以受君之爵，食君之祿而立乎人之本朝哉？臣愿納此一官以贖父兄之罪，而甘以末技自鬻於場屋之間，毋寧冒此一官以爲無父之子，而無所容於聖明之世。儻陛下哀矜其意而特從其請，則臣區區之志願足矣。子弟之大義庶乎其無負矣。然豈惟一門父子之私恩而已哉？苟以爲國家自有定法，雖子不能以及其父，遂置之而不問，是非陛下之聖明有虧於漢之文帝實。臣之不肖有愧於一女子而不足以盡感動之誠也。則臣於此惟有先乎父兄。

而死爾復何所憾哉干冒天威罪當誅戮

上王梁二相書

皓聞手蹉足跌者不可以言禮情迫意切者不可以言義方聖明在上大賢秉政匹夫或不得以自盡則非所以示廣大於天下也皓本農家子姓名不出閭里而父教之讀書爲學以從四方之士游去年獲從羣士貢于禮部而有司以爲不肖竟從黜落方將退而杜門修業以爲後圖而事變出於不料仇人怨家所競不滿百錢乃至誣皓之兄以叛逆誣皓之父以殺人倉遑就逮一門無有遺者幽置囹圄枷索扭械唾罵笞箠備極生平所未見之苦叛逆殺人則其勢固應爾也獄告具而無一毫之實卒從吏議以數年前酒後茫昧不可知之言而坐其兄之罪搜抉微文使某之父亦不免夫深山窮谷之中閭閻敗屋之下酒後耳熱不識禁忌此唐明皇所謂三更以後與五更以前者若一一推尋而窮究之則展轉相訐疑似相乘人無置足之地矣今以累歲不可知之事恍惚誕謾之言一時告訐而使坐之

其賢何所逃罪懼非聖明之世所宜有也皇皇忽忽若有所失墜旣以告之吾君又以告之相公手蹉足跌未暇以及禮也今其事已具之奏贖豈敢望置而不行哉故皓願納一官以贖父兄之罪使皓自鬻於場屋之間而得一官猶將納之伸父子兄弟之義况此一官乃父兄之所當得而棄以與皓今納之以贖罪猶將父兄之所有以求贖也豈足以言義乎相公若憐其意迫情切一言開陳使從其請此漢法納粟贖罪之義耳最其甚者一行平人本有何罪因皓之兄得罪於仇人而皆有所坐至有爲士而不得自明者一或不能全其軀則皓父子兄弟其何自容於鄉閭哉今聽皓納官以贖父兄之罪而一行平人皆從末減使恍惚誕謾之言一時告訐之事不得以行於聖明之世其所關繫亦不少矣相公當國而使匹夫不得以自盡必非相公之心也不聽納官而少減其罪是引人而爲僞也挾僞心以救父兄縱不得罪於人天地鬼神其戮之矣腸一日而九迴言語不成倫次非敢望相公以專徇一夫之情亦望相公爲天下大體慮也

冒瀆鈞嚴伏地待死

上邱憲宗卿書

某蓋聞利害切於其身則啟口告人動輒招疑雖善辨如蘇張亦固難爲言矣况有人焉其姓字不能自通面目不相誰何誠意未嘗素孚一旦臨卒然窘迫之際乃欲誦古今而譽盛德以幸一時容悅暴志蘊而矜所長以冀一毫見知不特爲世人所憫笑而有識者固亦察焉而不受也某雖不肖竊有志於門下顧令蹈可疑之跡而非當言之地皎皎此心直欲爲老父辨明莫大之冤爾伏惟少賜台覽夫賢不肖之在天下亦何嘗有貧富之間最不可先持疑心以待之此心之平猶權焉苟先疑其物之輕重而自爲權之進退則物必有不得其平者自爲富爲仁之說不明居民上者每以疑心待天下謂凡漢吏號爲良爲能者不過擊搏一二豪姓巨族以扶植善弱而已往往果於破壞富民而不之恤殊不知漢網疎闊有以參其姦於平時網不能漏者不得不取而戮之勢之所必至也自我國朝納天下於

法度準繩之內以至于今富室無巨萬之積方且斂手就約束求容於里巷以庶幾卒歲之安豈有稔惡之久而不敗者乎而上之人又從而疑之常懷忿疾之心以幸疑似之事此今之富民鮮有三世之久者率由小人巧計投上之所疑而因以壞也某生長閭閻蓋多見之未嘗不爲之痛心疾首而豈謂今日遽見於吾家乎且某家世業儒而不廢耕耨代守勤儉以謹持門戶由是衣食之具僅免求人而人亦未有以爲疑也時饑則隨所有以濟人之急抑不替先志爾去年部使者朱公晦翁乃以某之名奏于朝私心祇爲一試計亦不虞其爲有道之憂也自拜恩命以來而鄉之姦民盧氏父子屢假是非以疑上司州縣之聽而不已旣誣某之兄有狂悖等語事方得直又復誣某之父與同里陳公藥殺其父雖有如閤下高明洞達燭見物理巨細不遺亦未免致疑焉此實某之身有以陷父於可疑之域上累高明洞達之見也試以盧氏誣告之事平其心而察之使有人當十目所視而且飲他人之酒後有一人幾半月而死病寢之際醫卜

交至其門而皆能證其狀死且十日其子忽聲于眾謂某與某藥殺我父而聞之官官既窮究其事決不復疑之而使之再寃也眞金顧豈嫌於數煅但某父當茲垂白之年復使嬰木索被箠楚必無更生之望矣有子三人長既繫于官季則尙幼某苟不知奔走哀號於前庶幾萬一有以釋閣下之疑而脫老父無罪而踐九死之地則不可爲人子矣古有兄弟爭死於庇賢之事者人情之於死夫地則不可氣一激乎中故視死如歸爾今以名世之奇士與鄉閭之豈不愛義某之由無故而屢遭械逮尙復有面目俯仰乎天地間邪矧閣下才能德望當今號爲第一輩流而攬轡登車又自負澄清天下大志亦既有可告之人而弗克自明是重獲戾於大君子之門也不可爲人子是謂不孝獲戾於君子是謂不義不孝不義罪皆在於默默敢恤不測之誅避招疑之小嫌以喪沒身之大節乎

與陳龍川先生書

前代英雄豪傑之士其行藏用舍必有一定不易之規天下有大變

迫之而後動不得已而後應神色不動志氣不撓鳴條之役莘野之
定謀也牧野之師渭濱之素略也方二公耕釣時未聞一言及此近
見執事酌古著論雖孫吳不能遠過固吾儕所喜聞而樂道者况在
吾鄉願進之列乎二帝北狩之恥未雪凡有人心所宜裂眦張膽奮
不自顧者况爲吾鄉講義之士乎然卜而訪之同載以歸始與之陳
韜略聘幣三至翻然而起始與之陳堯舜之道下至漢末大亂事亦
急矣猶待三聘之勤始出而與論當世之故非固自重以要其上也
誠以在我者養不裕而用必窮道不宏則震必泥在人者望不切則
聽易藐得不難則行易怠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至於出處之大
節率不苟也儻人不我問吾牽裾而强告之人不我求吾躡門而强
售之吾懼夫千鈞之弩屢爲鷃鼠發機氣泄力減異時出爲時用未
必愜滿人意也某偶與儕輩聚議一笑爾而執事已大不能堪嗟乎
一笑之餘執事盡在吾胸中矣昔陳勝堪隴上之笑大呼而隳嬴氏
之七廟樂布堪驪山之笑仗劍歸漢而受裂地之封韓信堪淮陰之

笑北滅燕趙南滅楚以成漢氏四百年之基業正將假是三者之笑以試執事爾乃不能堪勃然盛怒遇人誚詈謂某不足與語此嗟乎一笑之餘執事盡在吾胸中矣

與陳龍川先生論事書

自昔英雄豪傑之舉動雖甚當乎理亦未嘗敢自恃吾心之可察而不恤其迹之可嫌詞語意氣之間一涉羣小之疑皆足以萃無名之怨而招無名之禍蓋在我者彌高則知我者彌鮮世俗昧昧得吾心之真者寧有幾而所謂迹者固已表然爲的於天下矣瓜田不納履李下不正冠茲固多事自勞者某不敢以是蹇蹇之語狹望於門下但私心所疑謂旣已無心於得瓜李乃復試引手取之比主人怪而詰其故乃曰我豈屑竊瓜李之人哉偶一爲之而非真有心者心伏於內眇忽難見主人見迹而不見心將引何者以自明邪無以自明則主人將不我恕矣區區之意不過欲門下不自恃其心亦略顧其迹爾況人心惟危善惡瞬息出入無時莫知其鄉雖聖人亦甚凜

凜焉凡所以正色出辭閑邪存誠合內外而交相爲養者亦以心迹之不可判而爲二也不然則舉天下皆魯男子爾豈可以一下惠而遂廢男女不同巾櫛不親授受之禮哉縱吾心可保其無閤室之欺非所以爲男子訓也此爲士常行之道執事固自能知之能言之宜不待皓具陳但皓重念當先生開門受徒四方雲集之時而皓獨以年少庸陋不足以當大陶冶乃遠而他之惟是與門人高弟往來最厚遂得窺牆仞之萬一其能作一家門戶看者絕少夫聚十百人於大屋之下棟折榱崩乃旋逃避駭散此與麋鹿之聚何異當是時室人交致悔咎已無及矣某生多幸獲與門牆相比一言一動皆將取則故平居或有未契於私心不敢徇眾詭隨於答問之際因一二語執證於行事正謂以自修其慝爾何敢有一毫簡傲求勝之心哉有不謂然天實臨之

辭婺守陳樞密舉孝悌第三劄

某一介么麼少壯不如人故盡棄所學退求其志於一邱一壑之中

自以入孝出悌乃子弟之常職緩急相周亦鄉閭之常情非有容心冀報於其間也忽於四月八日縣司備禮勸請始知邑尹過聽誤以不肖姓名應司府孝悌之舉某聞命悚惕無所措躬嘗具剋力辭乞備申罷免不謂未蒙矜照而縣道奉行益勤朝夕叩門伺發某若安坐於家不以幽隱之情自達於相公之前則異時失榮得辱噬臍何及矣蓋某之不敢拜命者有四焉敢次第陳之夫使四方不辱命之謂士其次則稱孝稱悌於鄉族焉爾降是則硜硜然不足乎道者也某自度上則非某所能爲下則非某所屑爲惟可自勉於中焉且爲士僅能勉爲中人之所爲己自內愧而上之人乃欲從而旌別之此某之不敢從者一也人孰無父母孰不備善端擴而充之大舜亦可企及適遭時之難而行以著處變之極而節以立不可謂達孝之不及夫大孝也十人之聚生同類行同志忽揭取一人而號於眾曰某獨能孝某獨能悌九人者其謂我何所謂有不虞之譽必有求全之毀此某之不敢從者二也昔漢下詔求孝廉闔郡不薦一人至罰以

迫之己乃自銜鬻者以千數亦惟從上之實意所尙如何爾自鄉舉
里選之法更秦及漢人無定業士無固志掉舌奮手攫取富貴一人
守分家食則家人莫不賤之蓋有不得已假饜足以欺其妻妾者是
則其情之可憐而俗實驅之至此也不然則將見棄於妻不禮於嫂
焉嗟夫士之浮尙矣鄉評不素立名節不素著一旦欲求實德實行
之人以詭異於俗是徒強其所無以起異議耳此某之不敢從者三
也自唐以來類以文詞取士士不由此科進者則終身以爲恥國初
猶有明經一科與進士並行於世其後指明經爲口實而譏鄙之夫
抱一經而不浮於文猶有漢氏專門之遺意焉而世俗乃靡然奔競
於無用空文如獸走壙而不可禦循至今日進取科目惟進士之爲
貴重有如祖宗盛時雖二三名公舉逸民之典亦惟取其平生所爲
文以繳進之未聞有薦一實德實行使獲用於當世間有以爲薦者
朝廷亦不過錫一虛號以褒其能獨善而止固謂其無文足以適時
用也嗟乎理勢之所必趨人情之所共樂而獨有取若某輩流將焉